



葵花向阳

〔獨幕話劇〕

段承濱 著

內 容 說 明

东山生產隊秋收分糧時，人人都多分了糧食。掌秤的田春生是从南山生產隊請來的，他与东山生產隊隊長李葵花相愛，多分糧食使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富有戲劇性的誤會。后經查明是坏人暗換了大秤，二人遂又言归于好。

花 向 阳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37×1092 毫米 $\frac{1}{50}$ 字数12,000 印张 $\frac{15}{25}$

1963年4月北京第1版

1963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14000 册

統一書號：10069·660

定 价：(4)0.07元

人 物：李葵花——女，二十四岁。东山生产队队长。

田春生——男，二十七岁。南山生产队队长。

李文义——四十岁。葵花的胞兄。

李二嫂——三十七岁。李文义的妻子。

时 間：紅火熱鬧的秋收时节。

地 点：李葵花的家里。布景要求极简单；有条件的
可以放上一块繪有丰收碩果图案的衬片，沒有条
件的干脆不要。

幕开时，李葵花坐在桌旁算帳。

李葵花（滿怀着喜悅的心情哼着歌謠）

瓜不離藤藤牽瓜，

愛社就要如愛家，

莫學蜘蛛各牽網，

要學蜜蜂（用力在算盤上加上三位數

字) 共——采——花!

戶外傳來一陣喧鬧的鼓樂聲，顯然有一隊糧車打從門前馳過。

李葵花合起帳簿，舒展舒展勞累了的身體，然後對着桌上的座鏡梳理了頭髮，再取出一朵淡雅的絹花掇在烏黑精亮的短发上。

戶外响起李二嫂的喊聲：“葵花妹，快來搭把手啊！”

李葵花 噯，來啦！（跑出去。）

稍停，李葵花背着一滿口袋玉米穗走回來。

李二嫂手揹一只竹籃跟進來。

李二嫂 快撂下來吧，小心髒了新衣裳！你二哥是條笨牛，這麼幾十斤玉米穗就壓彎了腰，還在半道上扭秧歌哪。

李葵花 二嫂，這起新糧分完了？

李二嫂 完是完了，大伙兒可有反映！

李葵花 甚么反映？

李二嫂 人家說，咱們葵花隊長領着眾人風里來、雨里去，多嚙都跟大伙兒貼在一起。眼下分秋糧，大喜的日子，葵花為啥不露面

了？

李葵花 我忙着算工分帳哩。

李二嫂 (詭密地) 你再忙也得到場上去照應照應啊，人家翻山越嶺趕了來，還不是為了一枝花！

李葵花 二嫂，甚么話？

李二嫂 (戲逗地) 東山向陽花，南山英雄花！

李葵花 (把話岔開) 這起玉米穗分的真快呀！

李二嫂 嘿，有人家南山生產隊的田隊長看秤，三下五除二，轉眼功夫就分完了！三妹，你真該去看看，那個人，手把大秤，口報斤兩，頭腦清，眼睛亮，真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賽過子龍常山將……

李葵花 二嫂，你可真是那戲里的快嘴李翠蓮！說點正經的好不好？

李二嫂 好，說正經的。人家要找你談事！

李葵花 誰呀？

李二嫂 田隊長——田春生，說話就到咱家來。

李葵花 就來了？(下意識地整理了一下衣衫) 二嫂，我昨晚說過的，今天中午預備几碟

菜……

李二嫂 我早就掂配好了。(从籃子里取出黃瓜、豆角來) 雞蛋炒黃瓜、肉絲炒豆角、口蘑豆腐湯……瞧吧，你嫂子忙着領新糧，也沒敢忘了摘點新鮮菜招待客人。

李葵花 好嫂子，讓你受累了。

李二嫂 真要能看上一出《天仙配》，我再累也不嫌累。

李葵花 (打岔)他說了找我談公事？

李二嫂 說不上是公是母，反正是公母倆的事
唄！

李葵花 人家可是大隊派來看秤的！

李二嫂 咱們東山的事，要他南山來人？

李葵花 各生產隊互相派代表看秤分秋糧，這是大隊的規定。

李二嫂 大隊規定看秤，可沒規定看人啊！

李葵花 二嫂，你別用話套我，反正我心里沒事。

李二嫂 (笑)你那點心事，嫂子早就看透羅！(按她坐下來) 瞧你心慌意亂的，花都戴歪了！

(为李葵花梳发插花。)

李葵花 二嫂，我对你說句贴心話，你——你看——怎么样？

李二嫂 我看大伙儿心里都乐开了花，这么好的年景，誰能不高兴啊。

李葵花 二嫂，你看他人品怎么样？

李二嫂 蒸餅啊，在鍋里悶着哪。

李葵花 (賭气走到窗前) 不跟你說了，人家掏开心窝子，你淨气人！

李二嫂 (陪笑) 我在早先听說南山来了个部队下来的田队长，精明能干、文武双全；人品究竟怎么样，我也是头回見。

李葵花 (用手随意撥弄算盘珠，头也不抬)……

李二嫂 三妹，不是我自夸眼力，像这样洒脱的小伙子，百不挑一，比起你二哥当年来……

李葵花 我二哥能比上人家？

李二嫂 你說呐？

李葵花 我……我不了解。

李二嫂 两个人对上象、抱上炭火盆了，你不了解誰了解呀？

李葵花 說真的，人家下來沒到一年，我跟他也就是在公社、縣里開會碰過幾回面，我——我是不了解人家。

李二嫂 這好辦，今兒吃一頓相親飯，男女兩方表示表示——愛情，你點頭，他贊成，這不就了解啦。

李葵花 你再胡扯，我扔你到南山去。

李二嫂 那正好，我准領着田家的人，抬上花轎，嗚哇嗚哇吹喇叭，來到東山抬葵花……

李葵花 （真抱起李二嫂在屋內轉圈）快嘴婆！你說，你再說……

戶外響起了緩慢而凝重的鐘聲。

李二嫂 （掙脫下來）都晌午了，我去準備菜飯，說不定田隊長快到家門口了。（說着快步走進廚房去。）

李葵花整理一下衣衫，然後從懷里取出一張照片仔細端詳。

李葵花 （輕輕復誦着李二嫂的話）今天吃一頓相親飯，兩方面表示表示——我表示甚麼呢？

李二嫂端着面盆走出來，李葵花想收藏起照

片，已經來不及了。

李二嫂 怎么样？不是嫂子我自夸眼力，像这样洒脱的小伙子，百不挑一，比起你二哥当年來……

这时，李文义刚好扛着一满袋玉米穗走进來。

李文义 （搭話）我当年怎么啦？想当年我李文义扛起二百斤米袋快跑如飞，这三、五十斤份量算个屁！

李二嫂 好汉不提当年勇，眼下可是我在先，你在后，生让老娘們落（讀 la）下二里地。（掂了掂李文义背回的粮袋）咦，你不是包拿一百斤？这才多大份量？

李文义 整五十。

李二嫂 还差五十斤哪？

李文义 場院上那堆玉米穗子不够分了，說是吃完晌午飯再补发。

李葵花 二哥，你說場院那堆玉米穗不够分了？

李文义 可不是，分到我这儿，还差五、六个人，就一干二淨了。

李葵花 还差五、六个人？

李文义 可不是。都是西头那一片的。

李葵花 不能。今天一大早我和杜老爹把这堆玉米穗估算过了，按每人先分一百五十斤穗子计算，全队一百五十人，共计得两万二千五百斤，杜老爹估量满可以够。

李文义 他说满够，实实在在差了八、九百斤粮食。

李葵花 (喃喃地) 差了八、九百斤？(肯定地) 不能够！

李文义 秤是人家南山生产队田队长把的，咱们东山的人连边儿也没沾，还能有错？

李二嫂 这错不了，人家田队长还能多分给咱们！

李文义 再说人家田队长看秤，钉是钉，铆是铆，一两一钱也差不了。

李葵花 (用手掂起李二嫂那袋玉米穗) 这是多少？

李二嫂 净重五十斤。

李葵花 (又掂了掂李文义那袋) 这呢？

李文义 也是五十。

李葵花 二哥，咱們再秤秤吧！

李文义 咳，这是铁板釘釘的份量，你別沒事找事了！

李葵花 秤秤吧！

李文义 你是信不过人家田队长秤的份量？

李葵花 我不是信不过田队长。我心里在納悶，杜老爹估算的斤数差不了这么多。

李二嫂 可不是，人家杜老爹看了这多年粮庫，一眼看准了，那就是八九不离十。

李文义 你別跟着起哄了，田队长手把的大秤不比杜老爹的两只老花眼更可靠？三妹，你別犯疑心了，等午后各戶領齐了粮，一攏总数，不就清楚了！

李葵花 不是我犯疑心，只为我是生产队长，粮食分配出了可疑的差錯，就要打破砂鍋問到底。

李文义 这真是阴天打孩子，閑着沒事干嘛！

李葵花 二哥，不能这么說，我有責任！

李二嫂 別爭執了。三妹肩上挑着千斤担，为分粮的事多操点心也是应当的。我取秤

去。(轉身走進廚房。)

李文義 人家老田翻山越嶺趕來給咱們看秤分糧，你这生產隊長偏要來個“回鍋飯”，人家要是知道了，你能對得起人？

李葵花 我尋思——田隊長就是知道了，他能够體諒我是對事不對人。

李文義 秤吧，秤吧！你總是一條小道跑到黑，我拗不過你。

李二嫂提着一杆中號秤走出來。

李二嫂 來，先秤我这袋！

李葵花認真地把秤。

李文義 沒錯吧！

李葵花 毛重五十二斤半，淨重五十二斤整。

李二嫂 怪事，到家漲出兩斤糧？！

李文義 (湊過來看秤) 五十二斤半…… (自己把秤) 秤我这袋！(提秤) 怎麼樣？不高不低吧？

李二嫂 怪，也是五十二斤半！

李文義 (細看) 五十二斤——半！怪，怪，怪！

方才田隊長把秤，我看了又看，不多不少正五十。怎么能漲出兩斤糧？

李二嫂 一百斤多出四斤，这个差错不小哇！

(明知故問)你說說田队长是怎么个长相？

李文义 眼下研究分粮大事，你問人家长相干甚么？

李二嫂 他要是滿臉鬍楂的老庄稼汉，可不該这么粗心大意！

李文义 嘿，人家是英俊少年！大伙儿都称贊他精明能干，心明眼亮……

李二嫂 (对李葵花)百不挑一，比你二哥当年……

李文义 (自翻地)半斤八两，不相上下。

李二嫂 (笑)你呀，可真是“屎蝌螂戴花”……

(发现李葵花在沉思)依我看哪，八成是田队长心里有事，看秤分粮跑了神。

李葵花 (像是自言自語)他不像是粗心大意的人。

李文义 对，人家可是秤鉞放得稳，秤杆摆得平，大伙儿看的真，不差半毫分。我給田队长打保票，不能有錯！

李葵花 可眼前的事实是一百斤粮多了四斤，

这又怎么解釋？

李文义 过手万斤粮，差点也平常。沒啥好解釋的。

李二嫂 人家秤杆摆得平，咱的心摆的正，真要是多領四斤粮，半两不少的退回去。（解开口袋。）

李文义 拉倒吧！这几斤粮食值不得跑腿磨鞋底，也不是咱存心要沾便宜。

李葵花 真要是冒領了集体的粮，就得坚决往回退！

李文义 退就退唄。

李葵花 这事还得刨根！万一这差錯不光錯在咱家这两袋粮上問題可就大了！

李文义 你疑心各戶領的粮数都有問題？三妹子，你別把針尖說成房梁了，人家田队长再大意，也不能秤秤出錯。这太玄了！

李二嫂 他心事再重，也不能秤秤都看岔了斤两！

李文义 你說田队长跟咱东山村沾亲？

李葵花 不沾。

李文义 帶故？

李葵花 不帶。

李文义 一不沾亲，二不帶故，他凭甚么要多分給咱粮食？

李葵花 照你这么說，沾亲帶故就能多分公社的粮食？！

李文义 我沒这么說。照你这么胡猜乱想的，是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李葵花 咱家多領十多斤粮事小，要是一百五十号人，每人多領六斤粮，那公社就要亏损上千斤粮食。

李文义 你这么想，就是对人沒对事！

李葵花 (极严肃地)二哥，我是对事沒对人，說到对人，我和田队长沒見過几面，彼此还不够了解……

李二嫂 还是嫂子那几句话，今儿吃一顿相亲飯，男女双方表示表示……(咳嗽一声)不就了解啦！

李文义 相亲飯？表示表示？表示甚么？

李二嫂 瞧哇，人家都快对面鑼、当面鼓了，你

这个二哥还悶在大醬缸里！

李葵花 二嫂，眼下不是說笑話的時候！二哥，你快去你們小組各戶把領到的新糧重新過秤檢查一下，我在劉支書家里等你……

李文義 拉倒吧！你这个隊長就是沒事干了，別說田隊長不能多分給各戶，就是多分點糧，還不是爛在東山的鍋里。

李葵花 （氣憤地）二哥，你……（拿起秤要走去。）

李二嫂 （拉住她）三妹，我走一趟！（拿過秤來。）

李文義 （一把奪過秤來）你別跟着胡敲梆子亂敲鑼了，誰讓我是一個組長呢！（賭氣走去。）

李葵花坐下來若有所思。

李二嫂 嘿，光顧着說話了，鍋里還蒸着餅哪！

（剛要走去，看見李葵花摘下頭上的絹花，挾起帳簿）三妹，你到哪儿去？

李葵花 去找劉支書。

李二嫂 田春生要是來了呢？

李葵花 你安排他吃飯，說我就來……（走到門口又轉身囑咐）二嫂，方才我跟二哥爭執的事，你千萬別對田春生談！

李葵花剛一轉身，恰好和站在門口的田春生
迎面碰上。

田春生 葵花同志。

李葵花 哦——哦——你來了！屋里坐，坐！

二嫂，他——他來了！

李二嫂 （沏上一杯茶）田隊長，請喝茶！

田春生 謝謝。

李二嫂 三妹，你們倆先表示表示……（自知失
言，急忙改口）先談談公事，飯菜就好了！（快
步走去。）

田春生 來了就添麻煩。

李葵花 二嫂是個熱心人，今天是她準備的家
常飯。

田春生 才剛分糧，我尋思你准能到場。

李葵花 我在家計算了一筆帳。

田春生 說實在話，你們東山的秋收分配工作
搞的真有條理。

李葵花 比起你們南山來，還差十里地哩！

田春生 （暫短的停頓）我收到了你的信……

李葵花 哦……你一清早起來就在場院看秤，